

<<万里无云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万里无云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62515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62512

出版时间：2008-1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李锐

页数：20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万里无云&gt;&gt;

## 内容概要

本套“中国当代作家”系列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、风格鲜明、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，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、归纳和择取；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，各系列卷数不等，每卷以其中某篇伤口的标题命名。

本套丛书一共收入了作者的八部作品。

从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的《厚土》开始，到最近的一些随笔为止，大致选了二十年以内的文字。

《厚土》是我的成名作。

严格的说，我的文学创作也是从《厚土》开始的。

在这之前的十二三年虽然也写了一些作品，但只能算是学习和准备。

我为自己的写作定下一个标准：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。

但是，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时代强调使用方块字？

怎么才能算是深刻？

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？

“自己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？

这几个问题一问，就知道这个看似简单的标准，其实很苛刻。

用这个标准衡量自己这八本书，我不能说真的做到了，只能说还算是一种自觉的追求。

本来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情。

作家和好作家的分野就在于类似和独创的不同。

但是我相信，无论多么独特、独创的写作者，他都无法使自己分身于历史和时代之外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写作常常是对历史和时代的反省与反抗，是独自一人对生命深情的抒发和挽留。

讽刺的是，历史会让反抗和反省变得多余，生活会让抒发和挽留变成自作多情。

因为，无动于衷是历史的基本属性，变幻无常是生活的本来面目。

我是和文革以后的“新时期文学”一起成长起来的。

当我们在一波又一波的主义和潮流中模仿和“创新”的时候，身边的这个世界早已翻天覆地：从天安门广场上高举毛主席语录本狂呼万岁的红海洋，到灯光广场上挥动荧光棒泪流满面的追星族；从千百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“接受再教育”，到亿万农民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市去打工；从所谓的国家主人翁，到失去生活依靠的下岗工人、没了土地的农民；从排着长队用粮票、布票购买生活必需品，到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、名品专卖店；从“深挖洞，广积粮”的自我封闭，到高楼林立、汽车塞路的国际化流行病；这一切都是我们亲历亲见的历史和生活。

眼前的这个世界变化之大，之剧烈，之深刻，说翻天覆地没有半点夸张。

在所谓全球化的潮流下翻天覆地的中国，让所有的文字描述相形见绌。

我们已经从狂热信仰的革命天堂或地狱，一步跨进了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。

在这个狂欢节上被权力剥夺的精神侏儒们，却又同时依靠金钱变成了消费巨人。

有人宣称，这是一个历史终结于消费的时代。

在这个时代，经典被读物取代，独创被复制取代，欣赏被刺激取代。

总之，在“作者死了”之后，文学的死期也就不远了。

可是在我看来，文学是人记录自己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一种本能。

这种本能，在没有文字之前被人们口口相传，在有了文字之后人们就用文字记录。

就像食欲和性欲一样，这样的生命本能并非专属于某一时代。

真正的文学从来都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和需要，权力的剥夺，金钱的驱使，或许可以得逞于一时，甚至得逞于一个时代，但它们从来也没有能得逞于永远。

刻骨的生命体验，勃发的想象力总是会从岩石的缝隙中生长出来，总是会在大漠的腹地汇聚成茂盛的绿洲。

真正的创作者从来用不着向历史撒娇，非要要求一个适合文学生长的“盛世”。

生活本来就是泥沙俱下的，历史也从来就不可能干净。

唯其如此，才滋养出了意想不到的文学。

<<万里无云>>

在这翻天覆地的世界上，几十年来除了读书就是写作，很单纯也很单调。写的东西也简单，除了小说就是散文随笔。如此这般，在单纯和单调之中一晃三十载，眨眼间，曾经的热血青年忽然白发杂生。真快。快得来不及感叹。所谓的反省和反抗，在落到纸面的同时，也渐渐变成一个人的独白。到这时候才体味出什么叫“创作是个人事情”。那情形很像是一个人把沙子扔进黑夜，也很像那只啣来石头填海的笨鸟。牢记着历史无动于衷的基本属性。我不想给自己的选择涂上浪漫的色彩，更不想找一个道德的高台阶站上去。义无反顾的自生自灭是用不着宣言的。

## &lt;&lt;万里无云&gt;&gt;

## 作者简介

李锐，男，1950年9月生于北京，祖籍四川自贡。  
1966年毕业于北京杨闸中学。  
1969年1月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落户，先后做过六年农民，两年半工人。  
1977年调入《山西文学》编辑部，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、副主编。  
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。  
2004年3月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。  
自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，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将近两百万字。  
系列小说《厚土》为影响较大的作品，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第十二届台湾《中国时报》文学奖；并被香港《亚洲周刊》评为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。  
出版有小说集《丢失的长命锁》、《红房子》、《厚土》、《传说之死》；长篇小说《旧址》、《无风之树》、《万里无云》、《银城故事》；散文随笔集《拒绝合唱》、《不是因为自信》、《网络时代的方言》。  
和外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一样，李锐的作品也曾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、英文、法文、日文、德文、荷兰文、越南文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。

## &lt;&lt;万里无云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一 院子里就剩下我和这棵树。

我把红线换成绿线，一个兜兜绣了三天了，还是绣不完，三朵花，五片叶，两条鱼，花是荷花，鱼是金鱼。

也不知道使恁大的劲要干啥，隔这么老远都能听见，响器吹打得能把庙顶子掀起来。

窑里、院里跑得一个人也不剩，都跑到庙里看红火去了。

猪吃饱了，鸡也吃饱了，院子里就剩下我和这棵树。

天太旱，旱得它太难受，旱得李子从树上一颗一颗往下掉，脚底下滚了一片绿珠子。

他就走过来了，他站在院前的街上看见我了，他说，荷花，吃饭了么。

我把绿线放回筐箩里，我说，吃了。

他说，这是做啥活。

我说，给孙子缝个兜兜。

他说，哦。

我说，你有啥事。

他说，没事，啥事也没有。

学生们都叫我给放假了，还能有啥事呀我。

我说，哦，闲跑哩。

他点点头，他说，是哩，闲跑跑。

他说，你这是绣啥花呀你。

我说，荷花。

三朵花，五片叶，两条鱼。

是金鱼。

他说，哦。

金鱼。

我说，荷花我也没见过，金鱼我也没见过。

他说，哦。

我说，就照着心里想的瞎胡绣呗。

他说，哦。

我说，说是要闹九天呢，说是头三天吹啥“毛毛雨”，中间三天吹啥“一条大河”，最后三天要让县剧团来给唱“水漫金山”，说闹够九天，把水攒够喽，龙王爷就给下雨了。

你说能下么你说。

又有两颗青李子落下来，叭嗒，叭嗒。

天太旱，旱得它太难受。

他看看李子，看看我，又看看天，他说，咳，他们不知道，其实，毛主席写过两句诗，比咱们想要的水都多，毛主席说，“大雨落幽燕，白浪滔天。

”你听听，这得有多少水呀。

又有颗李子落下来，砸在荷花上。

他又说这些有学问的话了。

他动不动就爱说这些有学问的话，说了几十年说了一辈子电没说够。

我说，是哩，水真多。

我说，你看我这兜兜上也都是水，又是鱼，又是荷花，没有水咋活呀你说。

都两年啦，老天爷也不说给下个雨，没有水咋活呀你说。

没有水上哪找收成呀你说。

你看看这树给旱得有多难受呀。

他又看看我，又看看树，又看看天，他说，我走呀。

我说，闲跑去呀。

## &lt;&lt;万里无云&gt;&gt;

他说，闲跑。

他们在学校里办事，没法上课，我把学生们都放了假，放九天假，九天啥事情也没有。

我说，你不留在庙里看红火。

他转过身去，他说，看了，太吵人，吵得我在学校连觉也睡不成。

睡不成觉也没啥事情，放九天假啥事情也没有。

坐在这棵李子树底下就能听见，也不知道使恁大的劲要干啥，这伙吹响器的道士劲真大，大得要把日头揪下来当锣敲呢，十里八乡的人都围在庙里，每户人家都按人头交了钱，都说几十年也没有祈过雨了，现在地都分给个人了，祈雨都是给自己祈的，这一回要好好闹一回。

娃娃们都不上学了，都放了假跟着大人们乱，都在庙里综着看红火，嗷嗷地乱叫，隔这么远也能听见。

荞麦在庙里，爸在庙里，牛娃也在庙里，都在庙里。

就是把他从庙里给吵出来了，吵得他连觉也睡不成了他。

吵得他啥事情也做不成了他。

他转过身去，我就看见他满头的花白头发。

那天我坐在院里的碾盘上绣鞋垫。

鞋垫剪得爸也不能用，荞麦也不能用，我就照着心里想的尺寸瞎胡剪了一个。

满村子的人都说他要来。

都说他要来了，我就赶着绣，一连绣了三天，他还没来。

鞋垫上绣的和这一样，也是三朵花，五片叶，两条鱼。

花是荷花，鱼是金鱼。

一连绣了三天他也还是没有来他。

妈就在窑里敲那口破锅，梆梆梆，梆梆梆。

我知道是催我喂猪去呢。

我就撂下鞋垫去喂猪。

喂了猪，我就又坐在碾盘上，还绣。

妈就在窑里敲水缸，当当当，当当当。

我知道是催我担水去呢。

我就撂下鞋垫去担水。

担了水，我就还坐在碾盘上，还绣。

妈就又敲开面板了，咚咚咚，咚咚咚。

我知道这回是催我做饭呢。

就是个催，就是个催。

能把人催死。

我拿着鞋垫站起身，就听见爸的铜锣响了，咣咣咣，咣咣咣。

一伙孩子嗷嗷地叫起来。

我就看见他了。

我看见他穿着一身蓝学生服，背着一个方方正正的背包，手里举着一个金光闪闪的铜铃铛，从老杨树后边走出来，简直就像是画儿上走下来的，他可真神气，他可真年轻，他可真好看呀他！

天是蓝的，山是黄的，树是绿的，天上地下透亮得叫人眼晕，他就从画上走下来了。

我高兴得浑身直打战。

我就看见荞麦从人堆儿里跑出来，一边跑一边喊，姐，姐，快煮饺子吧，快煮饺子吧，老师来啦，老师来啦！

爸说，也不知道咱们老赵家有没有这么大的福气，他要真能看上你，咱老赵家的祖坟上就算是烧了高香啦。

爸这话不是对着我说的，是对着油灯说的。

爸把烟锅对着油灯凑过去，爸说，就算是烧了高香啦。

我就站在灶台边上浑身直打战。

## &lt;&lt;万里无云&gt;&gt;

他可真神气，他可真好看呀他！

他拿着个本子站在我对面，他说，姓名。

我就笑，我说，我解不下。

他说，就是你叫啥名字。

我说，哦，解下啦，我姓名荷花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

他就笑起来，他说，不对，是你的名字叫荷花。

你姓赵。

我说，我爸姓赵，我可不是也得姓赵吗我。

他就不笑了。

他说，年龄。

他看看我，他又说，就是你今年有多大了。

我赶紧说，这回我解下啦，我是五月初二的生日，刚过了两个月，今年十七啦。

他都写在那个本子上。

他说，太大了，超龄啦。

我说，谁说大？

你属狗，我属鼠，我比你还小两岁哩！

谁说大？

他就把本子放下了，他说，你不懂，我现在是在统计到底咱们村有多少学龄儿童。

他看看我，他停下，他又说，就是有多少孩子够上学的岁数。

你十七岁，太大了，你连上中学的岁数都超过了，可是你还是可以到学校来扫盲。

我就生气了，我说扫就扫，反正在家也是天天扫。

他见我生气，他就笑，他说，荷花，你不懂，你听错了。

扫盲就是认字，不是扫地。

他可真神气，他可真好看呀他。

他一笑。

我也笑。

我一天的学也没有上过，我可不是啥也不懂，啥也解不下吗我。

我哪敢和人家比呀我。

我一个十七八的大闺女家，我哪能和娃娃们一块扎堆去呀我。

我就给金鱼绣了黑眼睛，给荷花绣了白芯子。

我就用蓝线一针挨一针地给花和鱼衬了底色。

鱼就游起来了。

花儿就漂起来了。

我就把鞋垫给了荞麦，我说，荞麦，给。

荞麦拿到手上，荞麦说，姐，这么好看，你咋不给我呀。

我说，这双太大。

你想要，姐再给你绣。

我说，放到书包里，不许叫别人看见。

荞麦放到书包里，荞麦抹了一把鼻涕就跑了。

我知道我配不上人家。

可我这辈子再没有绣过那么好看的花。

红花白芯子，金鱼黑眼睛。

要多好看有多好看。

白脸盘高个子，黑眉毛大眼睛。

要多神气有多神气，要多年轻有多年轻。

他哪像现在这个样呀他。

我就把绿线从筐箩里又拾起来，绣完了红花，绣绿叶，绣完了绿叶，就该绣金鱼了。

## &lt;&lt;万里无云&gt;&gt;

天太早。

脚底下滚了满地的绿珠子。

它真是难受死啦它。

二 满鼻子的都是屎味。

血就一下子一下子的撞到脑门子上，撞得脑袋都快他妈×的炸啦。

咚，咚，咚，都快他妈×的炸啦！

日他的祖宗，你站到这么个龟孙子地方不闻屎味还想闻他妈的啥味呀你。

这一群苍蝇就在脸前头综着我，飞过去，落一落。

飞过来，落一落。

嗡嗡嗡，嗡嗡嗡。

弄得脸上麻一阵，痒一阵。

嗡嗡嗡嗡嗡嗡，嗡你妈的啥呀嗡，嗡急了，我一刀子全宰了你们不可。

那个说书的瞎子说，好汉武二郎一手握了白闪闪牛耳尖刀，一手揪住淫妇潘金莲的头发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一声惨叫，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可就出来啦。

那武松心不跳，气不喘，面不改色，噌噌又是两刀，咣当一声，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就他妈×摆在了大哥武大郎的牌位前。

嗡嗡嗡，嗡嗡嗡，嗡你妈的啥呀嗡，嗡急了，我一刀子全宰了你们不可。

那个说书的瞎子说，潘金莲那个狗日的，看上了有钱有势的西门庆，她个龟孙子就起了坏心了她，她狗日的就不想跟武大郎过啦她，她就使毒药药死了自己的男人，她狗日的就跟西门庆睡开觉了她，你说她是人不是人呀她，你说她心狠不狠呀她，你说天底下这女人你能信不能信呀你，一转眼她就跟他妈的野男人睡开觉了她。

你以为就是武松敢杀人呀你，你以为就是武松手里有把刀子呀你。

你知道这群苍蝇为啥这么综着我吗，啊？

我他妈的一身的血腥气，一身的猪血，我手里这把刀子刚刚在庙里把一个猪头割下来。

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，我就把它狗日的给宰了我，我就把它狗日的脑袋给割下来了了我。

龙王爷跟前供的那颗猪头就是我割下来的。

我就不信，你狗日的那头比猪头还难割。

不信你就试试。

不信你俩就再往一块儿凑凑，只要你狗日的敢迈进我的门槛，我就给你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。

你以为我在庙里杀猪，就不知道你俩想干啥呀。

你以为我他妈的比武大郎还憨还傻还窝囊呀你。

我从庙里跟出来，就是想要看看你俩狗日的到底要干些啥。

他前脚抬腿，就有人告诉我说你看看那是谁出了庙门了你看看。

他前脚抬腿，我后脚就跟来了我。

你以为就你长了眼睛长了耳朵呀。

我也有！

我的眼睛耳朵也管用。

我就站在这个茅厕里盯着，我倒要看看你们俩能干啥。

天底下的男人不全是武大郎，还有好汉武二郎呢。

那个说书的瞎子说，眼睛里头装不下沙子，好汉肚里咽不下窝囊。

我快五十岁的人啦我，我连孙子都有啦我，我肚子里也不能装下这个龟孙一辈子的窝囊。

我他妈×的也不是武大郎！

你拿着个兜兜坐在树底下，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啥呀我，你等吧你，你狗日的都等了三十一年的啦，你也还是白等。

血都快把脑袋撞破啦！

咚，咚，咚，都快撞他妈×的破啦！

苍蝇们飞过来飞过去的，飞过去飞过来的，嗡嗡嗡嗡嗡嗡，我就一刀砍过去了我，我非宰了你们不可



## &lt;&lt;万里无云&gt;&gt;

我就再砍一刀，再砍一刀，再砍一刀，再砍一刀，正砍着，她就走进来了她，她一走进来就叫起来了

她就骂，呀呀，牛娃，你个龟孙这是要杀人呀你，瞧你这一身的血。

我就笑，嘿嘿，嘿嘿，杀啥人呀我，我哪敢杀人呀我，我杀了一辈子猪，你见我碰过谁一根毛吗你，啊？

我是在庙里杀猪呢。

她又骂，牛娃，你死吧你，你个不要脸的你，人家\_个女人家上茅厕，你个男人家钻在里头想干啥呀你。

我刚刚咳嗽了那些回，你就成心不应声呀你，你就是想等着我进来呀你。

我又笑，嘿嘿，哪能呢，红盼。

你看我这穿戴得齐齐整整的，我哪有那么坏的心眼儿呀我。

再说你的屁股除了荞麦能看看，别人哪能随便看呢。

我哪有那么坏的心眼儿呀我，我就是真的没听见。

她还骂，你狗日的在庙里杀猪，你龟孙不在庙里上茅厕，跑到这么远来干啥呀你？

我还笑，我说，嘿嘿，我也不想跑，是庙里人多，茅厕里挤得插不进个缝缝。

我是憋不住啦我。

憋得我可村子瞎跑，我就跑到这儿来了。

她就一直骂。

我就一直笑。

她就一直骂，我就一直笑。

笑得我脸都硬了我。

等到红盼把我从茅厕里骂出来，我又扭过头去看了看，他早就没影了他。

血不往头上撞了。

苍蝇也不飞了。

我就听见吹吹打打的曲子传过来。

青天大白日头底下，就是那棵李子树，李子树底下坐着她单单的一个人，有几只鸡在她身边走过来走过去的，她手里拿着个兜兜在那儿绣，绣一针，把针尖在头发里蹭蹭。

绣一针，把针尖在头发里蹭蹭。

我在她身上种了快三十年的种子，我在她身上种出来三个儿子两个闺女。

现在，我儿子也有了媳妇，我儿子的种子又结出果儿来了，我现在有了孙子了，她是在给我孙子绣兜兜呢她。

她在这棵李子树底下一坐就是三十年。

都他妈×的快三十年了她。

她早就变成一棵树了，是我的树，是我牛娃一个人的树，树根儿就扎在我的院子里，一扎就是快三十年。

她结出来的果子，都是我种下的种子，我种了她三十年，种了大半辈子了。

我就知道他们不敢让我用上这把刀。

吹吹打打的曲子一阵比一阵响得紧。

十里八乡的人都跑到五人坪来找龙王祈雨，给龙王爷唱戏，给龙王爷说书，给龙王爷请来道士吹打响器。

可你想想伺候好龙王爷，还得靠我这把刀子给龙王爷杀猪宰羊。

龙王爷吃不上肉，他哪能给你下雨呀他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武松的白刀子就变成红刀子了。

我就知道他们不敢让我用上这把刀。

那个说书的是个瞎子，一个瞎子哪能看得见我手里也有一把刀呀。

红盼的男人是荞麦，荞麦现在是村长，村长老婆的屁股哪能随便看呢，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呀，我哪

## &lt;&lt;万里无云&gt;&gt;

有那么坏的心眼儿呀。

村长的老婆看见我手里有把刀，可我这把刀是杀猪的刀，不是杀人的刀。

庙里的那颗猪头就是我割下来的。

十里八乡的男女老少都看见了，都能做证，我割下来的是猪头，不是人头。

我杀了一辈子的猪了我，有谁见过我碰过谁的一根毛儿吗，啊？

再说了，我就知道他们不敢让我用上这把刀。

二 他看看我。

他说，九天太长了。

孩子们欠下的课太多了不好补。

我说，张老师，要是祈不来雨，今年再没有一点收成，就不是九天的事情啦，咱这学校办不办得下去都难说啦。

孩子们要是都不能来上学了，张老师，你还教谁呀你？

他又看看我，他就不说话了他，他就低着头一股劲地抽，一股劲地抽，烟从他嘴里冒出来，又贴着他的脸他的头发升上去，他那个脑袋就变得像个炼丹炉。

我就把心提到嗓子眼儿上，自打他从监狱里关了八年出来，和他一说话我就把心提到嗓子眼儿上。

我把一整条“红塔山”放到桌子上，我说，张老师，这是村委会决定给你的补助，过两天还有猪肉、羊肉、鸡蛋、白面，凡是祈雨龙王爷有一份儿的，学校都有一份儿。

我看看他的脸色，我又说，张老师，你放心，有我这当学生的当村长当支书，亏不了老师你一根毛。

<<万里无云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